



2016年1月3日,浙江省杭州市,环卫工人在杭州成良微公益面馆吃一碗免费的早餐。成良面馆承诺为遇到困难的人免费提供一碗热气腾腾的面,这样的公益行动从2013年面馆开业以来持续了5年。今年12月16日,面馆老板张成良因病去世,面馆也已暂停营业。视觉中国供图

蒋肖斌

一周暖闻

90后老师为全校学生买棉鞋



湖北省丹江口市大沟林区九年一贯制学校的青年教师杨耀翔,攒了一年多的工资,为全校62名学... 今年26岁的杨耀翔家住丹江口市城区,父母下岗后做点小生意,家境并不富裕。2017年,他从汉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,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北省新机制教师,原本可以分配到城区附近的学校,但他主动要求到偏远且交通不便的这所学校,全校90%的学生是留守儿童。上班不久,杨耀翔就发现班上不少学生穿得很破旧,冬天还穿着单鞋,有的甚至鞋子破了,脚趾头露在外面,脚上长了冻疮。杨耀翔的月工资只有2400元左右,为了攒钱,他把自己的花销控制到最低。好在父母很支持他,家里不需要他给钱,到今年11月,他攒下1万多元。之后,他利用空闲时间,统计学生们的鞋码尺寸,又在网购平台反复浏览、比较鞋子的质量、款式等,最后订购了70双质量较好的皮棉鞋,加上运费,共花费1.1万元。考虑到可能有学生的鞋子尺码不合适,他专门多买了8双鞋备用。我长这么大,都没穿过这么好的鞋子。我一定要好好学,用优异的成绩回报老师和父母,做一个像杨老师那样有爱心的人。六年级学生王文俊说。师者,传道授业解惑,杨耀翔做到了。

摄影师为60对农民工拍婚纱照



不久前,60对农民工夫妻在湖南长沙拍了一张婚纱照。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,这样的机会也许今生仅此一次。相机的背后是年轻女摄影师罗娟,她和她的团队把影棚搬进了机器轰鸣的建筑工地。今年6月,罗娟装修工作室,装修队里有个特别瘦的小伙子,他和我聊天时说,对他而言,花钱拍婚纱照是一种奢望。当时我就觉得,除去为生计奔波,这个群体对情感的需求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强烈。罗娟渐渐发现,不仅是年轻的农民工,即便是年长者,对于爱情的渴望也很植心底。他们操劳一辈子大多是为儿女,很少关注自己的情感需求。年轻的时候没有经济能力,年纪大了更不好意思走进影棚。对于很多农民工夫妻而言,不仅没有婚纱照,连一张像样的合影都没有,他们对此充满期待。经过一系列筹备,罗娟最终选择了一处建筑工地。40平方米的摄影棚临时搭建在工地的项目部旁边,脚手架当梁作柱,外面覆盖彩条布遮挡防风,人在摄影棚内能清晰地听见外面搅拌车和塔吊的轰鸣声。但有什么关系呢,这些夫妻充满爱意的对视,胜过无数服装、化妆和道具。

医学生带动400多人献血



李瑞是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的一名大学生,今年23岁,刚刚完成献血的她,准备第29次献血。她不光是献血者,还是一名无偿献血的推动者,已经有400多名同学在她的影响下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。第一次接触献血是两年前,我其实早就跃跃欲试,只是心里实在害怕,一是怕疼,二是听说献血会发胖。李瑞说,2016年11月底,李瑞鼓起勇气和同学们一起坐上车到血液中心献血,路上,工作人员详细给大家讲解了捐献成分血是怎么一回事,让她消除了恐惧和误解。第一次献血后,她很快就收到了自己的血液已经用于临床的短信,当时别提多高兴了。从那以后,李瑞重新认识了无偿献血,而且通过自己多次献血证明,献血并不会影响身体健康,也不会发胖。于是,她开始积极地推动无偿献血,建立了一个名为“天使们”的献血群,由开始的十几人,很快发展到70多人,现在已经400多人了,群里的同学积极参加献血,少则几次,多则十几次二十几次。李瑞今年大四了,马上就要进入医院实习。她说,人们也许因为癌症无法医治,但不能因为无血可用而失去生命。医者仁心,李瑞学到了作为医生最重要的东西。

小保安闯出大名堂

执笔: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 H5制作:中青融媒工作室 视频:海淀区总工会提供 文稿编辑:蒋桦薇

穿着便衣,朱良玉和往常一样,在北京某商场广场南门附近执勤。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名妇女虽然在逛街,但手里总拿着个大围脖,压根儿不看货物一眼,眼神只盯着人。从小偷得手了!朱良玉判断。他上前一把抓住妇女的肩膀,对方却转过身朝朱良玉脸上吐了口唾沫,你神经病,我才不是小偷,我是你们的上帝!朱良玉连拽带拖,好不容易将她带到保卫部,没发现失主的钱包,朱良玉只好向她赔礼道歉。感觉憋屈的朱良玉没死心,他跑到监

人大提交了多项涉及农民工和保安问题的建议,发表了10多篇调研的文章。因为把这份不容易被理解的工作干出了大名堂,他被称为中国“最牛保安”。战争年代靠解放军,和平年代靠警察,日常生活就得靠保安。在朱良玉看来,涉及安保的很多问题,如果在发生前不及及时处理,就会造成大麻烦。他对自己有个要求:做辖区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。来北京之前,他对保安的职业没什么概念。高考落榜后,他铆足劲儿创业,在山东老家干养殖,本以为能搭上时代的顺风车成为万元户,结果遇上一场大暴雨,淋跑了鱼,淋死了鸡,也浇灭了他的创业梦。要账的人隔三差五找上门来,朱良玉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牛,攥着300元开始北漂。他原本以为,这工作戴大檐帽、穿笔挺的制服,应该和警察差不多,挺有威严。没想到上班第一天,他照着流程给小区居民敬礼,请他们出示证件,一名女同志直接嚷嚷:甭理他,我们进去,这就是看门狗。朱良玉蒙了,差点儿冲上去和他们比试,但想起公司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自己工作方针,只好忍下来。事后,他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奖状,是保安公司颁发的“委屈奖”“风格高尚奖”。那段时间,他感觉这份工作实在不好干。转折点发生在一夜夜里12点多,他一个人从执勤单位踱回宿舍。天气格外冷,路上也几乎看不见人,进了巷子,他总觉得背后有人跟着,后来发现是位30多岁的大姐。对方态度诚恳地说,自己是附近的小区工友,下夜班回家,走这段路总觉得心里慌。看朱良玉穿一身保安制服,跟着他才觉得踏实。我也不是一个只会遭人白眼的保安嘛。朱良玉想,这份工作并不是时时刻刻处在阴暗的角落里无人问津,小保安也能带给很多人极大的安全感,换一种“高大上”的理解,保安也是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。朱良玉曾在北京海淀区翠微大厦带队执勤。因为地形复杂,这里还一度被定义为“最令人头疼”的安保区域。那时候,商场刚开业,一帮专吃“开业饭”的盗贼经常光顾,一天遇到四五起盗窃案都是常事儿。为此,朱良玉时刻紧绷着神经,从发现问题到等待下手,常常一盯就是两三个小时。重大案件的破获总有他的身影。一次,翠微大厦某间财务室被盗走20万元现金,惊扰了附近的居民,也惊动了警察。海淀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来逐个排查。大厦人流密集,人员流动频繁,他们只能看监控录像。监控放到凌晨的一个画面,一名男子抱着纸箱走出财务室,协助办案的朱良玉一下喊出了该男子的名字。原来,这个最近

常来翠微大厦蹓跶的无业青年,每天雷打不动巡逻的朱良玉对此人再熟悉不过。有了朱良玉带队,翠微大厦附近的治安状况让人踏实。有记者来试探,暗地里以消费者身份故意在商场里丢了3次包,可每次还没走远,就被保安队员追上提醒。一篇名为《在翠微大厦丢东西都难》的报道由此而生。抓贼看起来风光,但实际上危险重重。朱良玉的腿上有道长长的伤疤,是跟小偷搏斗时被刀刺伤的。他断了不法分子的财路,就有人不让他好过。朱良玉被人在路上堵过,家门被铁丝和木棍团团围住,窗户还被用人用砖头砸出个大窟窿。朱良玉管理过小区、商场的安保工作,也曾为一些公司的安保工作服务过。他觉得保安工作“说大也大,说小也小”,对于一些公司来说,访客第一个接触的是保安,离开时最后一个告别的还是保安。这就是单位的第一张名片,我必须得干好。在平日,保安需要耐得住寂寞,按部就班站好岗,大部分时间比较枯燥,但一遇突发险情就是十万火急。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晚上来电话。辖区突然起火的情况他没少遇见过。一次,附近的地下室失火,下了班的朱良玉立刻赶到现场,看见浓烟弥漫的地下室,他二话没说,拎着2个灭火器钻进了浓烟。那次,他用掉7个灭火器,身上被灼伤好几处。作为保安管理干部,朱良玉这些年更重要的任务,是带着队员参与上级交办的党和国家重大活动安保工作。哪怕更多是在局部区域和外围区域服务。他和战友们完成了“复兴之路”、红军长征展、2007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、北京奥运会等1000余次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任务,每次都安全完成。普遍来说,保安工作门槛不高,学到的技能也相对有限。打铁还需自身硬,他硬着头皮迈进学校学习。值班的空当,他拿出书来读。他还买了随身听,在路上边听边学。从经济学到行政法,朱良玉一攻攻克,他先后考取专科、本科、研究生学历。他总认为,年轻人跟着自己当几年保安,如果没出息,那自己就是在误人子弟。所以他总鼓励手下的人学习。他管理辖区的保安队员里,60多人考了大专以上学历,20多人被评为区级以上先进工作者,40多人先后被提升到保安管理岗位,还有人转行当起老板。励志故事的背后,也有现实社会沉重的一面。朱良玉现在还住在租来的房子里,直到7个月前,他才搬离地下室。儿子刚上大学,妻子没有工作,很多年来,他们全部的收入就是朱良玉每月五六千元的工资。



朱良玉

受访者供图

扫一扫看H5和视频

暖心

暖评

九成学生不认识蜡烛 情理之中的意外

在杭州一所公立小学的科学实验课上,任课教师给班里每个小组发了一根白蜡烛,让学生把蜡烛放在水里,观察蜡烛的浮沉。实验做到一半,有个学生跑到老师身边问:老师,这个是什么?后来,在给另一个班上课时,任课教师专门统计全班学生有多少人认识白蜡烛,结果有95%的学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。以前上课也会用到蜡烛,所以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学生都认识。直到那个学生偷偷来问,我才意识到这是个问题。任课教师的反应,代表了很多成年人的心声。九成学生不认识蜡烛,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,大概不少有点年纪的成年人都会感到诧异。毕竟,在电力供应不足的年代,停电伴随着很多人的成长记忆。蜡烛是家家必备的照明工具。在一个个漆黑的夜晚,是蜡烛给人们带来光明与温暖。电灯突然熄灭的那一刻,只要家里还存有一支蜡烛,心里就不会慌张,生活节奏也不至于被打断。然而,时代在发展,不知不觉地,停电的日子越来越少了。对于很多城市家庭来说,一年到头都难得有几次夜间停电的经历。蜡烛也不再是家庭备用的照明工具。事实上,现在要到商店里买一支照明用的白蜡烛,恐怕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非要应对突发停电情况,家里准备一支手电筒就是,而手机、平板电脑等充当临时照明的电子产品更是比比皆是。小学生从没见过白蜡烛,虽然让人感到些许意外,却在情理之中。社会发展日新月异,常识的概念也时刻处于变化之中。一代人有代人的生活方... 一代人也对生活的不同理解。改革开放40年以来,中国人的生活常识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迭代。现如今,蜡烛与其说是照明用具,不如说是美化生活的工艺品。当代小学生对蜡烛的认知,大概主要是插在生日蛋糕上那种细细长长的彩色蜡烛,照明用的白蜡烛跟蛋糕蜡烛在形态上完全不同。难怪多数小学生都不认识。这些天,一台名为“时光博物馆”的展览在全国各地巡展。跟许多博物馆展览不同,时光博物馆的展品并非珍奇异宝,而是过去40年间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寻常物件。尽管以历史的维度而言,40年不算太久的时间,但中国人衣食住行生活方式

的变迁如此迅捷,以至于很多事物都有了年代感,都构成了人们的历史记忆。公交月票、磁带、红白机,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常见物品,都会让现在的小学生感到陌生。因此,小学生不认识白蜡烛,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,更不必为此忧心忡忡。归根结底,白蜡烛已经退出日常生活,自然也不再是生活常识。其实,青少年了解新事物、掌握新的生活知识的能力,往往比上一代人要强得多。现在不是都在说,小学生都开始学习计算机编程技术了吗?成年人非但不能以一代不如一代的心态看待青少年,还要随时反省自己有没有跟上时代。值得反思的是,由于教材更新缓慢、教学方法陈旧,很多面向下一代学生的教学场景,确实会让孩子感到隔阂与困惑。不单单是白蜡烛,像在相关报道中列举的一样,现在空气开关和电子式电能表已经普及,教材中依然是闸刀开关和机械式电能表;讲到大气压还以农村的抽水井为例,医院挂点滴的瓶子也从玻璃瓶改成了软塑料袋。教学场景保留着学生难以接触的旧事物,加大了学习的理解难度,有悖于实践性教学的初衷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·米德在1970年出版的《文化与承诺——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》中写道,即使在不久以前,老一代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训斥年轻一代:你应该明白,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,而你却未老过。但是,现在的年轻一代却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:在此刻这个世界上,我是年轻的,而你却从年轻过,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。在后喻文化时代,老一代人很难凭借有限的生活经验而站到知识的制高点。当然,生活常识、生活方式时刻在变,对生活的热情,对实践求真知的追求,却具备永恒的价值。不熟悉、不了解白蜡烛固然没什么可惜的,但还有很多常识,因为城市孩子生活阅历的局限而未得到普及。比如,很多小学生天天吃着白米饭却没有亲眼见过稻田,不知道青菜叶是怎么形成交错镶嵌结构的。年轻一代对新事物的敏感固然值得嘉许,但也要补齐生活阅历的短板,加强自己的动手能力。